



評註
看頭

四書大全

D-18
1169
19





季集註大全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為學即大學之要指凡

修身接物齊家事親之事與夫治國事君之道皆在焉。○黃氏震曰一章言為政必因先主之道而先主之道仁政也。二章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自室。六章言諸侯恥受命於本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樂紂歐民歸於仁君。九章歎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徑易明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一老來歸則欲諸侯之師來王言并求聚斂則痛當世率土地而食人肉餘言事親善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誦而已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自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尺也師

○漢註離婁古之明自有蓋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離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仁山金曰離婁莊子云離朱之目可馬云離朱

○見千魚針錄云孟子作離婁婁朱古聲雙疊如邪謂之朱婁故離朱謂之離婁

○人物考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為木為令之自飛嘗為楚設機關將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見般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關墨子九距之乃不果○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也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鄭曰前曰道章以仁政作頌其責君臣以此二字

○前說文斷竹作竹非也

曠野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箏同陰陽

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音泰族反姑洗先上

蕤反音賓東則無射亦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

呂應鍾為陰也前漢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

陰大夏西戎之國昆侖山各也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箏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此合也是謂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趙氏曰只言

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范氏曰

歌聲勻調施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

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覆峰饒氏曰規矩六律當來皆是聖人做起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况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乎治天下况後世乎。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入之心也仁聞者有愛入之聲聞於人也先

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

○蒙引云似只用言仁心今却兼言仁聞者有其實必有其名有諸中必形諸外故或兼言仁聞或只言仁心一理也。

○丘瓊山曰。一馬泣罪隣民之愚也。梁武帝可徵已之福也。酒淚雖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實之於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為智。變惡為良。徵福而泣雖若實之於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起卒致白晝殺人。公行剽掠本欲徵福於已而反有以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者也。佛教之不足為最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哉。

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

麩為犧牲都玩反死刑必為去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

仁可謂有仁聞。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

之於是朝野誼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太脯代一元大武十年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太餅代太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彌米之不精者即高洛蓋力制

○反身衣去聲布衣木綿帛帳後官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每斷重罪終日不懌或謀反事覺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橫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注大脯半脩鹿脯也記曲禮下凡祭宗廟之禮其牛曰一元大武脯曰尹祭注元頭武迹尹正也

○祭有牲生故言血食

然而軍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問孟子

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

不足性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

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

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

謂專充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

推之以為法取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

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

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

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

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

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利妄作之失譬

之度葉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其器之不至於若

者幾希矣○慶源輔氏曰齊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

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

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

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

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雲峰胡

氏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

此道於外是為良法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

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

○存疑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或具古語孔之重在上句

○原片云此章文體甚整每讀一段必有一箇証佐徒善不足以為政節是証

又是証前一良城郭不完
節之是証前一良竟難於
君節又是証前一良觀每
節首加教白二字可見
剛雅細記首王效之
考心麟趾剛雅之志
王后妃往脩子身而
子孫宗族皆化於善

○問論治者只要遵先王
之法假鏡自立一法是可
行的亦以為過不日先王
都是始受命之君法制自
是不同

○吳省卷引羅云法既立
則法所在便是聖人耳目
心思所在後世雖無聖人

假制下君子思之令往
三三三

量去聲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徒又曰徒必有關雖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新安陳氏曰引程子前

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

徒法謂不徒在於法宋子曰所謂文章

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也者便是文節耶謹

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須是自闡門在席之微

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

莫不有志於三代之治而卒不能至者謂之時世之

異不可也學之不至也三代之前君必學而後王通考楊氏曰後世

必學而後仕雖匹夫匹婦之賤靡不學也後之世君

學而臣不學者有之矣臣學而君不學者亦有之矣

且豈有農之師工有工之師以一家一國至於龜有

天下之大不資於學雖抱堯舜孔顏之賢有能不為

物一汨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與語政德禮修

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之
不至有政焉政之不至區區盡心力於簿書獄訟期
會之聞者俗吏也以俗吏之所
為而欲與三代擬非所聞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
也

詩大雅假詩傳讀樂音之篇怨過也率循也章典法

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慶源

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遺輔氏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

短規準繩

而有聖人之法則法便
可爲治

不物謂妻師曠取用之規
矩六律皆出自聖人之說以
規矩準繩六律爲四方之
直五音則其用可死一窮
矣方四不用不可勝用其
用不窮也

○袁了凡曰法然猶以爲
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不
但句法欠到兼亦用意未
圓聖心純是至仁四海民
物無一不在其心中竭者
盡聖心之分量也繼之者
即從此以流出禮樂刑政
皆是心思竭處來帶思有
此制作而心思始及于物
此孟子之意也若云未足以徧天下則是先有仁及天下矣特未徧耳非此章本意

○鄭申甫曰徒竭心思而
無法以繼則自心而起者
亦自心而止
○盧木人曰以法繼心則
其用不窮
○又曰因字前上文遵守
因先主之道與遵先主之
道相尋應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惑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聲通考張氏師曾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規矩
準繩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覆數救反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敷救被去聲也此言古之

聖人既竭耳自心思之力歟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

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繼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

所被者廣矣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爲方員平直之

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在聖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
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暴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

聖人制爲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爲方員平直止
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
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遠也
能覆天下必能及後世矣百上之事皆聖人作故規
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自言力心思
者耳自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雙峰饒氏
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
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
人而止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兩言規
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

五之六之七

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鄒嶧山折衷云是以宗承上六節來仁者在高位則澤被當時可法後世故曰宜不仁對仁者反看大意重在「不仁」一邊

○家子凡註貽患二字不盡播惡之義患只就事

上言如一事有等即貽一事之患惡即從心流出其害無從播字從高位來人深其惡即是分播其惡於衆遠近皆受其惡即是傳播其惡子及總是流播之害

○又曰上無道揆一節應是播惡之實
○蒙引云上專指君身下兼臣民工其臣也小人其民也○一說謂謂朝廷中謂百士衙內中人

○用甫曰上無道揆道字即上文先王之道道字道即仁政即法也以其法之出於運用天理之妙而言曰道以其道之成式可據而言曰法上不以道為揆則下無法可守矣

○蔡虛齋曰此官字對朝字言謂官所也如今云衙門是也賈誼云鳴者所學之官也謂學舍也李旰江曰知學官缺狀是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可見工即官有其官舍必有其官

是以惟仁者其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貫前第一節意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寡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度音

之度也法律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音同也

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

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

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

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宋子曰

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憲信之信此理只要以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見法以為姦姦便是不信度

○夏九龍曰城郭不完等
四肢之瘡也無禮無學血
脈之病也韓表之曰脈病
而肥者死矣亦此意

○蒙引云此條重在上無
禮蓋由上無禮而下無學
即是不仁而在高位之禍
也

孟子卷之十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自矣

關同喪
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

陳氏曰小人學道則易使若不學則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為亂矣

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者

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

詩傳曰享以爲凡伯刺
周王之時
上帝板之上帝板之下民卒瘁下民卒瘁

○通義程氏復心曰泄泄
東風時語本有戰國時語
孟子以習者解泄泄蓋以
泄泄古語難曉而以當時
之言人所易曉者釋之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

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怠也合反

查查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定○南軒張氏曰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而國之
所以爲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學則綱常日以淪棄
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彼禮廢於上而
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觀其所存也上
既無禮下復無學則邪說
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

只是不把當事緩慢之意

也。
○蒙引言則非先王之道
自家不由之亦不望其君
之由也。

○徐君泉曰恭敬一也。自
尊君而言謂之恭。且在我
應心而言謂之敬。

○蒙引言難陳善言其
實是以仁心行不政也。
賊字是活字。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暴虎也

非詆毀也。
詆典
禮反。

啓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言謂之敬言君不能謂
之賊

范氏曰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

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

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
朱子曰恭與敬太
槩也一般只是恭

意思較潤大敬意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智太
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

那責難底工夫。○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
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
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
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
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曰
虛語哉。○饒峰饒氏曰恭有對敬言者有即是敬者
如中庸篤篤恭書允恭
之類恭即是敬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
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
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告或
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道之
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朱子曰
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
做得一二三分若只責以一二三分少間做不得十分矣
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
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

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斲至此所以責其臣

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張氏曰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

聖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至者只是做得盡詳中盡字與下盡君道盡臣道二盡字相應

○存疑云聖人倫之至是起下文欲為君盡君道意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君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事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莫中江釋言云二盡字不可輕看本下二至字說來言欲造其極便當就失能造其極者取法也

○申甫曰規矩能制方圓為方圓之至聖人能盡人倫為人倫之至方圓不由規矩者縱極明巧終難恰好人倫不由聖人者縱極賢智終是有道不及

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爲
人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大典木槩
可見是事事做得盡。○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
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
爲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
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
員而天下之爲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南軒張氏
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
之人以堯舜爲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堯所
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爲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
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爲有恒性是誣其民也。
○雙峰饒氏曰不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
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新
安陳氏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爲尤大所以宗主綱維
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爲
君臣者取法之正以入性皆善而皆可以爲堯舜故

○蒙引 君臣此言意正
在出乎此則入乎彼上警
人之深也看木註可不謹
哉

○慶源輔氏曰周十一世主也
子南王十三主也

○蔡虛齋曰名之曰崩
擯言崩而不言葬者
蔡絀非謚也謚法崩公始

也

孔子曰道二不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
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解而已矣出乎此則

入乎彼矣可不謹哉問不仁何以於曰道宋子曰譬如說有木路有外路何疑之有

○慶源輔氏曰不與不仁只是下箇天理與人欲而
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
賢所以兢兢業業
而不敢不謹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暴則身危國削多曰幽厲

立焉。○通鑑曰：厲王暴虐

無道，萬民弗忍，相與畔，襲

王。王出奔，莫敢飯，竟崩

于瑣。其太子靜，宣王之幽

主，宣王子。無道又甚，人攻

殺之，平。驪山丁，京周遂亡，

而平上東遷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謚法

殺戮無辜曰厲，殘虐不通

曰幽，指位亂常曰幽。

○謚略曰：厲暴虐，無親之義

○蒙引云：身危國削，身殺

國亡，及惡謚不可改，皆不

仁之裔也。必至於此，寧專

指惡謚。

孟子大全 卷之十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

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

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南軒張氏曰：如堯舜之為是

由仁之道者也。如幽厲之為

是，由不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擇其所由哉。○慶

源輔氏曰：不仁有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視桀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來孝子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馴至如此，豈不可

懼之甚哉。○雙峰饒氏曰：改是惡謚，其惡謚古人

謚法最公。後世以國之君皆得美謚，公義廢矣。

蕩之上帝，千民之辟。

○觀乎此，此語則周已失

天下，分明矣。其勸齊梁君

以王道也宜矣。後儒之讀

孟子，且疑且非者，何等見

乎。

○哀下凡曰：興盛也。不止

于在廢衰也。未至于亡，古

之善作文者，用字皆不重

。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新安程氏曰

堯舜而仁，戒人如幽厲之

○季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

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興存以仁，廢

孟子大全 卷之十

十三

○樂引字字該四海社稷
宇宙等

○存疑云天子不仁一條
是言不仁之必死亡也故
承之曰今惡死亡而樂不
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言樂
不仁必不能免死亡欲免
死亡亦仁而已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
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
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
道一仁與不仁與樂射

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太
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西山真氏曰
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
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
禍至如此可不畏哉○雙峰饒氏曰祖稷宗廟以祭
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新安陳氏曰此承上

○王陽明日學須反己若
只見自己不是美服責人
舜能化得象只是不見象
不是

○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
服之孔子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及仁焉所謂先垂
後重其揆一也

章不仁則身弑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
仁之意又曰戒人不仁是亦遏人欲存天理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
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

智敬放上聲
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
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

○家引曰是主爲人上者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家引云此命字以理言

身無不正矣詳字貼皆字不止天下歸之極言其效

也南軒張氏曰反身則天理明不能則人欲肆○慶源輔氏曰自洽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

○新安陳氏曰是亦遇人欲擴天理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形句前篇○亦承上章而言慶源輔氏曰爲治本平自反多福本

乎自求○雙峰饒氏曰上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違反諸已添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濶不特說上面二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新安陳氏曰承上章得天下以

○家引新安此說不得其本直不必從

○教尤華說苑曰天子治亂皆係於國故曰本在國下做此

○李九我應說曰此章書是幸因當時之人有天子國家之責者都不知本源故推恒言推也個字字以曉之人之恒言輒曰天下國家殊不知天下之本何在在乎國也國之本何在在乎家也家之本何在在乎身也得其本則天下國家可久而理矣似無序意三句並下亦不爲其包別說

○慶源目家之本在身下要入身正則家齊然不但家以之齊國亦以之而治天下亦以之而平方得五

夫之意

○乎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

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本於身乃恒此亦承上章而

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爲本爲去聲是故也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未可舉矣以是而贊於大學之言則曾子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雙

峰饒氏曰國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新安陳氏曰此章承上章身正則天下歸之意孟子祖天學而言之曾子以大學傳子思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

○平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饒氏

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官之家○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

○申甫曰春秋戰國時巨室橫梗如晉六卿魯三家齊田氏是也
○存疑云一說不得罪於巨室一曰與上句為政不難相應巨室之所慕則盡不不得罪於巨室之意以見為政不難也
○湯壽潛曰故字非落三屬善慕之所在即德教之所及反非天下慕而後即海洋溢也

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曰

麥丘首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其壽金玉是賤善人為賢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果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無恥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憮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姊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謙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

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
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
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蓋君子
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
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
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如晉六卿，魯三桓等。為患甚矣。然
或者不脩其本，而遠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
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

避憲宗禛改為

○本祖父諱弘成，周懷校
司徒，岳州防禦使。
○禮記，曲禮篇，士死，制，詩
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
死，寧死，而不可違君命也。
○唐書曰，力字與處，置得
宜字相反，此正朝廷，輕重
在宰相云云。○止此類也，
言其意類相似，不得入本
類說。
韓洪與疾，美宗欽，于
者亦天子之力，能服心朝
廷，此置故，謹，應君命，
敢，不，比，月，也。

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牛代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
所謂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
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上置得宜能服。
其心故爾。政此類也。唐書皇甫鏞傳，鏞音博，為司農
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
裴度，蔡急於用度，鏞哀會嚴，亟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
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
度支，鏞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剋劍為宰相，至雖市道
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
語，鏞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
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
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
鏞，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

○王承宗遷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
 厭兵布衣栢者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
 太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
 往既至以木龍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
 子入質上從之○韓弘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
 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狂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
 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
 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
 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從之○慶源
 輔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君人者不正
 其身所為乖戾則致入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始
 故麥丘邑人之言亦先及羣臣而後及百姓也
 程氏復心曰林氏謂不脩其本亦指身言未必能勝
 適以取禍如魯昭公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凡
 君施教令於下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人則近而公
 卿大夫必疑議遠而羣黎百姓必怨謗則為留礙四

○歷書曰其小德者即小

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

德字兼才。饒氏謂賢兼才

德未必然也。未子註只是

德字。

○未人曰德以所得言賢

以小品言。惟所得有大小

故小品亦有大小

○以有道為天人所易曉

以無道為天乃孟子獨創

之言。註理勢二字未安。說

者謂有道則理為主無道

則勢為主此亦不然。勢之

以在理之所在也。

海極其遠而言之。裴度之言亦非謂以徐繼之私恩
 養其家也。行太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殺
 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
 可也。夫然後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季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去聲其德之大小天下

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勞相役而已新安陳氏曰小德

德大賢者居大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

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
 也若力之小弱見役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
 視取通考勿齋陳氏曰萬善之足全體具焉是曰大

德全體之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問天下無道

強亦曰天何也宋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

知此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則以德為大小無道

則以力為強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

則在逆其理勢則必不然之理也雙峰饒氏曰小

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

有理有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纔到勢之當然處便

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乎又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

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

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殺

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雲峰胡氏曰集註嘗

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

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女去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出令以使人也

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如與人也吳擊

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

嬰慶源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

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

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

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異言橫

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委蕭

自棄之罪未暇議也汪氏曰當有道而順天為有

義當無道而順天為有命絕物即是逆天齊景畏天

○首節是泛論其理此節

以下皆論無道之事齊

景公是能順無道之天者

小國師太國是不能順無道之天者文王是轉無道為有道者

蘇東溪曰一節言天可以圖存一節言欲回天以立命唯在自強景公唯不能自強故不免於人役以

起下今之諸侯亦不能自強乃欲其免於人役不可得也若以受命于靈夷為順天恐非聖賢訓人之意

○慶源曰一說絕物是絕地絕域之絕今俗為絕不通者云云本願亦絕物之意也李元月曰蕭建是天

下廢物諸意相類○是絕物也言必及於禍也夫人不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也而絕物乎

○齊景公女嫁吳於景公未差兄也女為天憂死此為龍沖天去其故葬處號丹塚焉

吳女去

擊

存疑云引齊景公。順天
事也。今也小國師大國節
是逆天事也。

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
國命。教發人師。文王。此
也。其未節。今也。又雖相
對。亦相美。

重慶曰。先師不是已亡
之義。所謂先生先輩之先
故得親受其命。

存疑云承上言。既不能
順天。必當有以回天耳。

姚承菴曰。為政於天下。
即無敵於天下。蓋行仁如
未至。自然受命。小大強弱。
非所論也。

中庸章句云。亦版也。策簡也。大全云。木。且。方。竹。曰。策。版。大。簡。小。大事。書于木。版。小事。書於竹。簡。

耆也。畏天
猶保其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猶弟子而恥受命於
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音樂音。怠敖。去聲。皆若效
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天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
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

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

勢不同為差。楚宜反。慶源輔氏曰。所乘。蓋天下雖

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

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
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
而小可大。弱可強。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
大國反為吾役矣。

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
益耳。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惟
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燭理。
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

青螺言引詩舉王主為
 天下之事以見其可
 師也商之孫子六句言商
 之孫子皆為周之臣也
 士二句言商子孫之臣亦
 皆為周之臣而助祭于周
 京也只平平鋪與本經
 解稍異仁不可為殷三句
 俱孔子言仁字從靡常來
 象猶俗云難做象
 ○家引云文王之詩周公
 述也王之德明周家所
 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
 此以戒成王
 ○國君二句又因末主而
 泛言其理也
 桓黑泰也 卷列其
 氣芬芳條揚也

○通義其程曰謂命之
 賢既如彼在元方固難於
 為兄而兄之賢又如此在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德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
 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禋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象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禋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孔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象
 主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德侯維也助語商士商孫子
 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禋宗廟之祭以鬱紂勿
 反之洒灌地而降神也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祫鬯有
 鬱鬯以秬米為酒名秬鬯將
 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將助
 用之取其芬香旁達以降神鬯者以其條鬯也

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
 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
 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
 敏達者皆執禋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西
 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土而
 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
 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
 則雖有千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
 於天下也不可為象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二爾世

五之大全 卷之二

季方亦難於為弟也但兩為臣本文作其

○仁山金氏曰集註引難為字以證不可為字謂與仁者為敵難為衆力也

○今按世說云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兩非其字又註云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愚謂此註之善能通集註之意矣

○厚齋曰孟子一則曰是猶惡醉而強酒二則曰是猶惡濕而居下三則曰是猶執熱而不以濯其言之也切其說之也詳矣如仁國之君無足與有如何

○折衷云仁能無敵猶濯能解熱也必濯而執熱則熱不可解必行仁而望無敵則無敵必不能得

○杜靜生筆記曰危如圍家表得對愛將作是也宋如六外八禍等此直指危與災說如亡則謂所以致亡者豈不作者所為也本文自分曉此三句正是不可與言末二句則反言以決其必不可與言蓋亦寓傷悼之意而動其轉移之機也

孟子大卷之七

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名微子長文名季有英才與季友名譚元方之弟也子季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木丘名真嘗除木丘長乃長友在元之祖父也木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朱子曰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天子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扈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豈言不

彼桑扈

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慶源輔氏曰不

能自強則聽命于天而為強大所役使脩德行仁如宋王則與天為一而小可大弱可強昔之強大者反為役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新安陳氏曰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為強大所役如齊景是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者是也

○季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樂音洛菑與災同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凶者謂菑暴淫虐所以致凶之道也不仁之人

孟子大卷之二

二十一

○存疑云：幽深於危，口深於其危，險道也。將近留也。意者告也，猶未下也。

○講述曰：不必各尋一事，以別字樣，但當三平講亦不必如大全以末一句承上二句。

○二酉辨義云：滄浪，水名。之通稱，如地上老人取履，滄浪之類。

○通義仁山金氏曰：楚辭集注云：滄浪，即漢水下流。見禹貢。按禹貢：滄浪，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今均州漢水中有滄浪洲，是證也。滄浪之歌，乃是荆楚間風謠之詞。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歌。但我字作吾，圖經夫子自莖至漢而聞孺子之歌。今均州又自有滄浪水，乃屈原答漁父處。其地不同，歌辭則一。而取義又各不同。夫子言水之清濁，則有濯纓濯足貴賤之

異。此其自取也。屈原所引則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故各有所用而不相通。要其用處亦不出夫子之意。○大明一統志云：滄浪湖在今嶧縣北，即濯纓處也。

句會系法，說文纓冠系也。

○自雲許氏曰：孺子之歌，至於人，孺子之言，主於水。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本，然主人而言者，意反深。所謂

入心通無非至理。○拙講云：孔子之言雖只

論水論然，言外便見得天下之事何者，非人之自取。○蒙引云：此以下，夫子之言也。

○林希元曰：人必自侮，是更暴虐也。家必自毀，是

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

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也。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

忠言。祖伊常諫紂矣。召穆公常諫厲王矣。而一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萬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

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雙峰饒氏曰：要看在樂其所以亡，一句他自愛，那淫荒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為安，雖萬自得利害，大段甚分明。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鄴道元云：武當

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慶源輔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新安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夫音扶。

五子大全

傷 傷敗憂倫也。國必自伐是
般 般樂忘微也。

○又曰此之謂言即人必
自悔然後人悔之三句之
謂也。
○蒙引得失對存亡言先
字者字言曰審日辨二
字亦不可見道。

所謂自取之者慶峰饒氏曰自悔是不力
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形旬前篇公孫五上○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音得失

之幾平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

自取慶源輔氏曰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

之幾也亡國敗家存亡之實也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即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亦承上章而言仁

與不仁所取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仁者心存則

明哲得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侮毀伐之幾於自

取之之初是也不仁者心存則昏蔽存亡之已著

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萬樂所以亡是也心存者存

天理戒心不存
者遺人欲也。

○垂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思去相輔各云臣編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

民之所欲皆為去致之如聚斂力驗然民之所惡則

勿施於民音錯倉故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主生

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主厚之而不困人情莫

○徐微絃原旨言是得

與二字知所以失則知所

以得後是欲也二字所應

在此則所欲在彼

○余曰麓谷問曰得天下

三句所以三件乎皆是否

曰得天下數句以得天下

為主仁字為要得其民得

其心都是得天下的事不

可作三件乎皆得其心三

句最重欲惡皆得廣所

欲與聚所惡勿施正是聚

○通義薛氏復心曰與之

與謂為字事因入之欲凡他所欲都為訓與他如聚歛然

○鹿齋曰爾也語詳

○存疑云下者水之怒者獸之所猶仁者民之依也以此為喻民所欲之意愈明矣

○吳氏程目走疾越而就也義與上聲不同境當若語反一說先也求之所

○拙謙云桀紂無感民之心而有感民之理無為湯武之意而有為湯武之機

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

力而不盡此漢文帝時鼂錯對賢良策語此類之謂也南軒張氏曰

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

惡勿施二上章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墻也走音

墻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

也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節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

故為淵岐魚者獺也為叢蔽爵者鸚也為湯武岐民者

獺豸魚則逃而入淵下二句語意亦

桀紂也

為去聲岐與驅同獺音關爵與雀同鸚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鸚食雀者也言民

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曰彼

謂湯武此謂桀紂如魚雀之可全生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鸚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仁者踐行之設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

南軒張氏曰非利入之為已國也特言其理之心然取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國隋為唐國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

○黑色微赤者謂之黑即燕雀之色故燕謂玄鳥與雀通小鳥曰雀雀依人故謂雀雀似客依王也今燕雀尾雀之類○通志略云鸚似鴉而小青黃色其類

○講述今天下節承上節言好仁便是湯武諸侯皆為之設便是桀紂雖欲無王句應轉得天下意

安而不知其為人賊也。○新安陳氏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為賊民以歸之。

○通義云：思如字，與音同，聚也。

○蒙引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專主艾言，苟不志於仁，直說人君下文言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地。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王氏曰：艾以久為善，不畜不足，以活人之死，忍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拯國之危。○雲峰胡氏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且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蒙引云：其何能善者，正指不志於仁者言。憂辱死，云即載及溺而不善者。

詩云：其何能淑，載起見。窮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助，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此也。

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詳味引詩之言，則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容自已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

○蒙引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蒙引曰：自暴者，禮義自棄，言仁義禮義字面，凌仁義字意深且全。愚謂仁是禮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唐荆川曰：自暴者，如人

不知飲食之養生其中餓
死是自害也自棄者如人
明知自棄之可求其于甲
也自棄也

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
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
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
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
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
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
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朱子曰自暴者所言必
非誠禮義說沒這道理

是之謂暴及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
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其心自絕以
爲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割斷了不肯做是不
足與有爲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
爲○言非禮義以禮義爲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
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
爲自棄自
棄絕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形向反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常行無入
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會聲

○林次崖曰仁人之安宅
宜人居之也義人之正路
宜入由之也

○蒙引云兼自暴自棄不
可依龍氏說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

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反也宋子

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

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

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

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一言性之所有也曠空

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雙峰饒氏曰前

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

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

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耳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為

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頭自歎息那自棄之人有

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新安陳氏

曰哀哉二字直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詆天理既

不可與言故絕望之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為美特其

於不能故以去其有者開示之復哀憫以警警之猶致

望之意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

外是也舍上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

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南軒張氏曰德

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

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

○猶林云子目道不遠人

孟子目道在邇而求諸遠

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

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杖

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袁了凡目道與事當空

說註以親長為道親之長

之為事勿泥

○虛齋曰孟子所責不在

天下之人乃在為天下之

不可與言故絕望之

於不能故以去其有者

望之意焉此學者所以

所以不可不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

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

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

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

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

○黃葵峯曰。明善正所以誠身。非與誠身並對也。此章只以誠身為主。反諸身不誠非專指服事其親說。此統言一身。凡萬理之係於身。一一皆實之謂也。然此正所親事親也。此與不矣其身能事其親是一不道理。

道之適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雲峰胡氏曰。此道字是未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然。

○事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首

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朱子曰。反身而誠。其本具是理。而今不

曾虧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知事親以孝。真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諂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慶源輔氏曰。人孰無為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矣。人孰不知善之可為。然不能即夫善以窮其理。而推極。吾身之知誠。則所知者。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誠其身矣。

新安倪氏曰。引大學以證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詳脩之始。言誠身。則以

○道謙錄云平生只是下箇誠字更推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天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

○講錄曰誠者思誠者重

在思誠上誠者爲之道蓋云人心之誠是天賦本然之道而思誠以全此天道者則是人道之當然也

自脩之成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一字中矣致其極誠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慶源輔氏曰游氏之說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誠莫須明善否宋子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自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

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也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

慶源輔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至誠之理天道之本然也審思明辨自強不息思誠之事人道之當然也

通考勿齋程氏曰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慶源輔氏曰有感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誠則合內外乎物我感與應皆非

○存疑云二句是言思誠之效以終首節之意

○集解曰至誠下句重看不誠句帶說以見至誠之心動也

○袁了凡曰正目大全饒氏原人愛得君必須朋友稱譽天謬然則信友先悅親者豈亦親親悅而友始信耶君臣分階而友為同志朋友在郊而親尤一休故須我之真心整行李於友而後可通于君通于親而後可通于友總是一點真心流貫

魚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慶峰饒氏曰人愛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薦進然則朋友所以稱譽必能修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悅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悅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詭誠身工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事實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實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

雲峰胡氏曰此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覺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

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大學章句曰其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慶源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矣

○季子伯夷辭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蔡履齋曰與曰盍歸乎末言其好也皆自分長往不返耳於窮約矣至是乃與曰云云作興皆起也并合兩字解之猶曰弟蓋皆發語詞者非可以此就把一字連讀也

○四書口譯作字句絕與是動其來歸之心文王之政不止善養老但其中亦

有養老事也。

○作。與。日。口。禪。書。

○通義來亦語詞。

○王會州曰。舉。東。海。北。海。

見。人。心。有。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不。欲。歸。之。意。

○據。史。記。世。家。云。太。公。東。

海上。人。又。云。其。祖。封。於。呂。

其。封。於。申。皆。河。南。南。陽。人。

也。又。云。或。曰。太。公。博。聞。聖。

事。射。射。無。道。去。之。此。云。居。

東。海。之。濱。蓋。避。紂。後。事。也。

世。家。作。東。海。上。人。觀。所。

據。實。

○講。錄。曰。問。二。老。同。歸。文。

王。至。于。孟。津。之。會。一。則。為。

鷹。揚。之。勇。一。則。為。起。馬。之。

諫。何。其。不。同。也。曰。太。公。是。謂。當。日。之。無。君。而。救。之。功。伯。夷。是。恐。後。日。之。無。君。而。履。之。深。我。高。皇。帝。有。自。太。公。

之。心。在。一。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生。民。計。也。真。知。一。老。之。心。者。矣。

○微。言。曰。太。公。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退。而。以。名。節。勵。世。一。老。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所。養。養。

命為西方諸侯之長

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

姓呂氏名尚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

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

其封姓故曰呂尚甫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文王發

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

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慶源輔氏曰恐人見太公後來

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

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微言云以二老有以保天下之望而為天下之父也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

二老伯夷太公也太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

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

外矣南軒張氏曰張良歸漢項氏以公孔明在蜀參

如此慶源輔氏曰眾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

其義則謂眾人之父爾雙峰饒氏曰既有齒又有

德故謂之太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

者其意暗與此合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

南鄭而分關中王素降將張郃等三人以距漢路漢

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

○三秦注雍王章邯塞王卬馮欣翟王董翳項力三

○薛家溪兒說云文王得乎一老而因以得正民心天下從乎二老而因以從乎三王此末主之所以為政於天下也

○家引云謂不能匡救其備日之行而反益其富也

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誠與臣同於一人之下而信仲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也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諸侯有行天子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季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築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取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

○服評揚云此語甚奇蓋未經人道者也文字中有如此語蓋孟夫子安能有此記得一秀才略會文章相知道理在夫教之前啟此語曰土地無知如何率得又如何食人肉夫言不意至令思之猶令人失笑

吁秀才不知古文字可與

家引及神由之說為非

○杜詩集注記云音節舉
官國者之罪以甚善戰者
之罪本節斷善戰者之刑
而舉此以斷官國者之刑以
甚之

○陳月公曰唐詩云湯若其語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為水靈矣

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
辨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
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命可不重哉
○和靖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
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理而求富之為之強
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慶源輔氏曰率猶循
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入而使
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
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
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
之關同

○舉告報反耕也治也又
耕用力也

師古云晦古畝字

善戰如孫臏

音牝齊威王臣

吳起

衛人為魏文侯將

之徒連結諸侯

如蘇秦

洛陽人

張儀

魏人

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

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

枯回

盡地力商鞅

以兩開阡陌之類也

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

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
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

日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畝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

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百萬石矣又曰繼
甚貴傷民謂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
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
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
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

石。貧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二百五十除。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給糴。至於甚貴者。也。善乎。糴者必謹。觀歲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二而舍。中熟則糴。一而熟則糴。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孝公十年也。秦南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井。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平斗斛權衡丈尺。問如李悝盡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在土地者亦於刑。朱子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阡陌

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海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之外有地。則只隸在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可做田處。便做田。更不要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南軒張氏曰。自當時言之。孰不以為大功。而先王以為大戮。治世之所誅。而時君之所賞。孟子之言及此。蓋正誼明道。以還人欲之橫流也。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君之所求。與王之所以自任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以過其流。雖是時之言。然士而以此三者得名。則世道之衰可知矣。通考朱子開阡陌。辨曰。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畦制其廣狹。與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則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亦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首也。遂澮。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澮間百夫。而徑涂為陌。陌之為言

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于夫而畛道爲阡
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天有川而川上之路
彫其外其與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
阡陌之名疑亦因其縱橫而命之然遂廣一尺澮二
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太直涂容乘車一軌
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
爲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
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
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并
買賣以盡人力墾開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
之遺以盡地利益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
精微之意於此盡矣又曰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
意而非開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
而非秦之所置矣○董氏彝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庶慶以地善戰者服牛
刑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論入臣功罪不泥其

○蒙引云善七人心之符
契天機之自露者也

○徐倣曰寐則神處于
心寤則神依于目雖人心

不可測識而游息之官必
然形見現人莫不于此

○通義吳氏程曰瞳音同
睛中黑子鑿物處也蒙

紅反與睛同

○袁子曰詳人與物接
之時其神在目然則未接
物時神將何在耶不謂接
物不接物而人一身精神
合聚于目良節良知良能
之良乃不容一毫僞爲者
臨下驗其良此處未便說

迹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
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

○**聿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

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正則眸子眊焉

眊者蒙蒙自不明之

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精神而

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裕完固
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
向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
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
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
也都不能有所識別矣

觀人也。

○美鳳向解云觀人者知聽言矣而不知觀其眸子故孟子云然聽言意略輕。

○袁了凡曰所其言二句是以其言而質之眸子也。既言觀人者所不虞然須觀其眸子始可定胸中之邪正故曰善相者相心善畫者畫其善相者觀其神之存。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音搜焉於度反。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非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察偽者南軒張氏

曰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則無所遁矣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之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瞻面益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則望而知其為德人有不待考察者矣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存邪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西山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下法也○勿軒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內

○合體惟恐恐字指心而言心上要侮奪而外面聲音笑貌為恭儉之形特聲音笑貌之恭儉耳恭儉實有其實豈可以此為恭儉哉

○鳳未人曰聲音是詞氣如號令之間都是恭儉說話笑貌是顏色如舉動之際儉恭儉的模樣

○劉元城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遠絕

孟子是觀乎其外一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新安陳氏曰趙氏註曰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蓋以在察解存乎人之存字然以易繁辭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類觀之只輕輕說過不必訓為察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惡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雙峰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為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雲峰胡氏曰孟子嘗

此說非也只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已即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又必于殿前此好名之弊也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

○蒙引見此問與上篇陳代彭更之意同見欲謂五子用權特先以禮發其端○存疑事有緩急處之當看軍輕避嫌為輕救人為重

○史記列傳云魯齊人也傳學張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學與之為人也云云

○蒙引云遠別二字是連綿字非遠乎別也猶云辨別也或云遠懸別疑也亦通

言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已驕侈之欲取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聲音笑貌為者恭儉之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爾僞耳天理人欲之分誠實虛僞之判也其亦擴天理而遏人欲與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乎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

親授受以遠去聲別也禮之經也○禮記內則男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援救之也權稱去聲錘

直垂也稱平聲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字之義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朱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氏曰

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為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相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慶源輔天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乎漢儒

○沙崖曰猶從權以援也
不可復拘遠別之禮也

○眼評周海門言此極的

謂天下溺我自援之以道
予自不知反謂我不援是
必手援予乃見之耳予欲
我手援天下乎蓋予手自
任未嘗不援天下之溺也
舊說不是

○達說云孟子所謂權者
所以濟禮之變是權在禮
之內也影所謂權乃越常
道以濟一時之事功是權在道之外也

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新安
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背乎經者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

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予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同與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

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

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

○蒙引直已守道非便是
濟時是所以濟時之具也
枉道徇人便是失已亦安
能濟時

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宋子曰古人

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南軒張

氏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

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

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為不失其經也與髡因言孟子

在今日似當少與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

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

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通旨朱氏

公遷曰專以處變之權言之此於常道不可行之時

然後用權以通之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廢周公

之誅管叔大舜之不告而娶是皆權之大者異乎經

而不離乎經也不可常者也淳于髡欲論出處乃以

嫂溺援手而為喻是豈切當之論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此章見君子之善處事

○蒙引云勢不行也言非其情也勢然也

○許申雲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非謂爲子者必有是信也夫子所以責爲父者身之必出於正也

○蒙引云此亦常人之事父子之言若至賢自先此

○謙述曰易字活看只是以子從教于人非必與人相易其子也

○蔡虛齋曰朱子亦嘗送其子往婺源從學韓文公則送子往城南讀書

○蒙引云責字重有必欲其如此不如此則責之之意

○合制離即相夷也不祥即惡也離對合看父子相責則不相合故曰離祥對夷看父子不相合此非常理所宜有故曰不祥
○孝經曰父有筆子則身不陷於弗義

乎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味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也
子曰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雖所未學必有以知之又笑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龜山楊氏曰父子之間雖不責善必至於責善○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行也○新安陳氏曰父子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王氏曰父有筆去責善則傷恩而易至於離矣
下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

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慶源

輔氏曰王氏最得孟子之正意責善謂責之使必為善也責之使必為善則便有使之損其所不能去其所為之意故必至於相傷至其所為或背理而善義則豈可坐視而不管故在子則當爭在父則亦當戒切之也○雙峰饒氏曰王荆公所謂爭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勸之而已○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于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權也權以濟經非反乎經也

○事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衰丁凡曰事親為大不
是親大而君長小但事親
乃孩提真性事之最先有
故為大暗含下本字說
○講述曰大以包括言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善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善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

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新安陳氏曰初

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一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誠親在於誠身同意

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新安陳氏曰此事親所

○孝經身射髮膚受于父
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雖
日用三牲之養誠為不孝
也注三牲牛羊豕也
○牛羊豚曰牲見詩註又
左傳註麋鹿麇狼兔曰五
牲
○蒙引云虧體辱親自是
不意

以為事之本。身正則家齊國治去聲而天下平。新安陳氏曰此守身所以

為守之本。○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子養曾元養曾參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各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

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

○曾子養疾曾元持足曾子曰无志之吾語女夫魚鼈蠃蟲猶以淵為淺而掘其中鷹鷂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飢故君子若能無以利告則耻辱亦無由至矣
○引離云曾子養志全在三必字上見若曾元則必有酒肉之外餘皆不可必矣

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

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

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

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爾

張氏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為人子之法。○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天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况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唯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

志之虧乎。○雙峰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替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為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諭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作兩箇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末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塞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而幾，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拂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下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己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

○陳眉公曰：大學如保赤

子心誠求之，大約父母之手赤子無一伴，不是養志的人。子報父恩却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即曾子養曾曾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及三，所以僅稱得養。

養志之事者，最為得之云。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

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

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

孝為有餘哉。程子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為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嘗聞其以為有餘也。

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

○齊人所以不足與適
所以不足與適者以本
原在心上本原不正未
流能正得幾多故不若始
置宋流只就本原上理會
格君心之非正在本原上
理會而非有太人之德亦
莫之能也故曰惟太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太人格君
心之非正也而物正者也
莫不仁莫不義指用入行
政說用入行政何處見得
是仁義仁有無私心者也義者事理之宜也正只是仁義一正君而國定又是再開一步說一正君也上
去其不正意國定則其效也

孟子大全 卷之七
以免責取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
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
能為可乎○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
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
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新安陳氏曰此章前六
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養親之大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太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矣
適音諂 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各度字孝格
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宋子曰格如合格
之格謂使之歸于

正○蔡氏曰非
心非僻之心也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
人之非不足過適與諂同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太
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
去聲矣新安陳氏曰仁體義用正包仁義言之太人
下同仁義所以正也集註所以不提仁義
者太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宋子曰太人格君心
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
已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
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悔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
宋氏公遷曰太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太人者正
惟義所在非禮之禮正大人弗為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此太人皆以德

○齊人所以不足與適也蓋皆也言其用人之失不足既咎也○間非也猶沮也以其非而間沮之也

言為聖人之稱格君心之非正已而物正者。

程子

主為人臣者而言其餘則兼通上下而言。

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

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事三見齊王而

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者子大略

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

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

去者能更平聲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

而更之後復扶又反有其事將不勝平聲其更矣人

人而法上聲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

相去聲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

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朱子

不能格者定表孟子不能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

而在人者不可必南軒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

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

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慶源輔氏曰集

註解得格字義分曉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舉望足

以弭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過志非但取辨於頰舌

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

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龔峰饒氏曰大人是伊

周之徒他

人當不得

徐做絃原旨云毀譽已
是夫實况不虞之譽求全
之毀尤不譽之無實者故
愛憎之口脩已觀入者之
不可憑也

唐蒲川曰不計較毀譽
墮不自考計較毀譽墮不
自信

胡敬齋曰浮議雖不足
信亦可以恐慎脩道是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王陽明曰昔王通謂此
語莫如自修故有其事不
可辨也無其事亦必辨也
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
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已
之惡而甚入之怒也皆非
所以修己而平物也

○**堯子曰有不虞之譽者求全之毀**

此言為譽者求全而致
虞度徒洛反也堯氏曰行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

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

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

入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慶源輔氏曰集註既得孟

人已兩有所益雙峰饒氏曰我去譽他人之譽平

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譽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毀

字說則二者皆有所不得其真之意雲峰胡氏曰毀

譽已自是非真况脩己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

已觀入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

○徐若泉曰責責實也須友已真能為之方可出此言

○存疑云此為常人言非人人盡知此也故註謂有為而發

○焦清園云趙括易於談兵而敗於長平非易於談難而死於說果錯易於論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及

○易於策河奴而無以救

○見揚之敗易其言者果無

責耳矣

○**堯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此亦人言聲言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益

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

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

去而言之與音余慶源輔氏曰謹言語自是

聲此戒人自足
堯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

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扶反有進矣此人之大患

○兼補園曰此戒人自滿

○兼補園曰此戒人自滿

○兼補園曰此戒人自滿

○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為氏。樂正，亦是一人，以是見樂正，是氏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氏。

○開元文字云：館者客館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逆旅，各候館也。公館者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為也。

○通義承嘉史氏曰：觀集註於失身，則曰其罪大矣。於不早見長者，則曰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者。故其下文始以此責之，之言繼之，始之下一字可見。下章又曰：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此所謂始所謂正，輕重之意見矣。
○索九曰：從王驩之罪，重於早見之罪，輕於重其罪，又有甚焉者，悞也。

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皆見其有餘，有意於為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眾人而言也。與大學正心脩身兩章之人字不異。朱氏公遷曰：為好為人師者言之論語不言為師之道。孟子自是傲戒學者之辭。蓋師莫病正，於記問學莫病易於自足。自足者且不足為學，况可為入師乎。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百王驩字

樂正子見季子季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

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音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

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者。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行後一罪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

○蒙引云徒饋啜也此分明是責其失身於所從
○舉業發軔曰朱穆不得為孤從朱異也蔡邕不為為忠義從董卓也以龜山太儒而從蔡京君子亦為不滿故曰比之匪人亦傷乎

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諛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為罪亦可尚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此章乃言樂正子從子敖非

徒但也饋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

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梁子曰王驩齊幸臣蓋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使滕主以為介

孟子未嘗與言也公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淡矣樂正子不察輕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

已故以饋啜罪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雖不可考疑雖以是積憾而遂去也○南軒張氏曰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辭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雙峰饒氏曰此二章只一件事樂正子方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卻正其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者糧食之費視為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通氏曰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罪而後與之言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養廉齋曰三不孝皆見正路上差字脚與世俗不孝不同

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

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

引之今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者儒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者情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拂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為不孝之大者○雙峰饒氏曰此二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說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也

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

○徐有來曰舜所不告者瞽瞍也娶而後以承其祀者瞽瞍之祖也不傷於瞽瞍之禮則亦無傷於瞽瞍之心無傷於瞽瞍之心則亦無傷於娶妻之禮寧以不告而犯非禮之愆不若以罪祀而絕先祖之祀與其均禮以絕祀孰若有祀以成禮云云

○別羅云告而娶者稟親命以全親祀固孝也不告而娶者遺親變而通之以權雖不稟親命亦無非為

此說最好蓋雖未及受父母之命以有君命在也

○王鳳洲正義曰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命之命固不容以不告而遂娶切歸也此說最好蓋雖未及受父母之命以有君命在也亦即父母之命也故不害與告同○按此亦入君命意說猶告似非本

文語意只遷就全祀上發

權也新安陳氏曰告者禮之正也猶告言與告同也益權而得中則不離去聲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

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當道人皆

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

新安陳氏曰體道謂守此體此道於身與道為一

也益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

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程子曰舜不告而娶

娶雖不告妻告之也以君召之而已○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命之命取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新安倪氏曰人之本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殊聞紂

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權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集註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瞽瞍子非天殛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子未足之意嚴萬世之太戒而扶植君臣父子之綱集註之有功於世教也大矣

事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

○集註曰此章不月依晦菴子分作兩段本文只五平說去蓋仁義智禮樂分明是五德五德之實皆在事親從兄可見天下之道皆原於孝弟也

○律若果曰實字對華字說如草木有華有實實乃結實之地凝聚根本所在仁之實在事親而仁民愛物與夫博及萬類者皆其發生枝葉註中切近精實字好直指根本處說有子木正道生之意也

○朱注發明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往往俱以用字對實字者不知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用中之實者則在事親從兄

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焉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然○覺軒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為其意亦猶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義偏言之仁

也。事親者，以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其事親者，以從兄此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西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一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否則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勿軒熊氏曰：此實字之訓，當如果核之實。○新安陳氏曰：洙泗言仁，孟氏始每言仁義。言仁，渾淪言仁之言，其理一者也。故總言孝弟，以明親親見親親為仁。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理一中之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實也。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蓋以孝弟於孝弟而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者耳。

○羅近溪曰：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不肯去也。
○申甫曰：知而弗去，必不主方，可以言知，又見知行合一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任運容無所勉強上聲。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

○吳氏程曰：品節所以節其過，文章所以文其不及。

矣。新安陳氏曰：手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於動容之間，而不自知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言孝弟皆以天性言，自良心所發而言，則仁義之道莫先乎事親從兄也。自人心所向而言，則仁義之道在於親親敬長也。又按此章言仁義之實，為道之根本，而智禮樂在其中，故悉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也。一章言親親敬長之心，此於同然而即所以為仁義之道。故極言身之使久信之而不疑也。○此章言事親從兄

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

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宋子曰：此一段緊要在

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

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心，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實字要緊。○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來洽，通快周流，不息泊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念記又斷，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節者等級也。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也。○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字，意貞則知之真，固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為真也。惻隱羞惡辭遜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皆之為二可知矣。又推之凡屬北方者，皆有一如五行水土俱

狂於子五臟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雀白虎皆一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真之所以成終而作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又弗去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為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為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知覺之妙經緯乎其中者也終之以禮樂又所以節之樂之使良心之發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也若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微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矣此學問之極功也○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為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

之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復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流溢手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疾之然故不自知也○和順從容不待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是樂之實○草木既有生意則日長月茂無一息之停孰能遏而止之哉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則亦如草木之有生意自然日暢滿茂盛條理通達自無一息之停又烏得而遏之哉○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切仁與義是斯道之統會若便恁地說過亦只是說話須是以人體之左可所謂必知之明而出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洗若此正如魚之飲水令煖自知非言語之能盡也○雙峰饒氏曰實如果實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樂這箇到生而惡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用到枝葉蕃茂處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是為

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子說得全○節是限節文是文章如及階是節揖是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又有親疏通邇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纔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作靜字看節文斯二者作動字看此章說得皆活亦當活看○禮樂合精粗本末而言到樂處則道理自然生○此章不言信者實則信在其中○此章有經緯仁義是經禮樂智是緯○
 甫田黃氏曰前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上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看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字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蘖更無歇時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萼敷榮可玩可悅處○張氏彭老曰孟子所謂實

即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字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枝葉有核實而後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之繁葉之茂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蹈手之舞也○雲峰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新安陳氏曰味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智智配貞貞者正而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而之又固然後節之密樂之深始可言取密與文理密察之密同禮之節文不厭其密樂至於生惡可已舞蹈而不自知斯可以謂之深矣○涂氏潛生曰集註中訓仁曰心之德愛之理訓義曰心之制事之宜也訓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智獨無訓智者四端之一取仁義禮既有以釋之豈於智而獨無所訓哉蓋嘗以明足以燭理言又以達於事理言亦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訓乎智也

○辨本卷曰得親順親語
乎而意重在順親上得其
親而順之此是大舜一生
心事所以有天下而不與
親書詞祇載見賢與變變
齊來克諧以孝蒸蒸人
登茲想他當時只知自盡
其敬自治其自以為感動
之地並不曾善於親此
方是事親之道至警畏底
缺舜方遂却心事而天下
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無皆不知也

○濮真菴貞義云他以心
言定即自其心之化者而
見其各止於道也宜相承
言二句俱重子孝一邊
○徐若泉曰自舜言之謂
之化自天下父子之謂
之定其大意一般定者各
止其所也父慈子孝也
○申書曰既化就是定了
非先化而后定也
○徐休汝曰化者易感而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
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
以為學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
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
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益
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宋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
却說得重固有承順顏色
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
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

此而後可以為子此所以為尤難也
○履峰饒氏曰
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
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論之於道曰
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
道理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為人子不特
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
音洛也瞽瞍至頑嘗欲殺
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尤若是也
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人不格姦言舜乃
瞽瞍之子不幸遭父頑母嚮及其異母弟象者亦

至于善也。定者止于善而不遷于惡也。

驕傲而能以孝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大禹謨祗載見瞽瞍跪受堯禪齊慄瞽瞍亦莊敬戰栗雖瞽瞍愚頑亦且信而順之也。益舜至

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願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新安陳氏曰。化以言言。言定以分言。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

○李侗字愿中世號延平先生言行錄外集十一有傳

○氏族非顯李氏號延平先生幼從羅仲素受春秋與朱熹為同門友退而屏居山田篔簹屢空怡然自得聞帥汪玉山具書禮聘之至之日疾作而卒鄧迪夫曰延平如水垂秋月照

也。南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人父子者亦莫不定矣。嗟夫。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跂及。而不取法於舜。是詐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雙峰饒氏曰。聖人遇此人。倫之變却。能回變為常。返逆為順。所以可為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李氏曰。各侗字愿中。延平人。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

五十六卷之二 五十六卷

微無瑕

○又曰羅從彥字仲素清
介操俗其徵宋朝楊龜山
倡道學京師之士遊其門
者數百人其潛思力行詣
極者惟羅公而已教學者
讀書之法從容默會於幽
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
言書象意之表程氏之學
傳之楊時時傳之仲素仲
素傳之李侗侗傳之朱熹
朱熹傳之言行錄羅仲素素先
生名從彥字仲素諡文質
後居延平

學之畫

孟子大全卷之六

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

不是處耳仲素各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慶源輔氏曰孝子

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已之過舜之所以負罪

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

語約而盡實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已

之不是也已既足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有推

其極而高之亦事理之實也○西山真氏曰舜所值

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

自引以為己之慝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終有難

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思為子者未盡事親

之道取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

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然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

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聖集註大全卷之六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九章言聖賢

之道亦具焉○勉齋黃氏曰此篇多平居講貫

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為尤詳十九

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一

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為孔

子之徒而私淑諸人並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

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論之

取當通為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叙孟子之言

行以繼之末章乞糶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

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為最為切至

孟子大全

卷之六

一

○徐儼曰：東鄙也。猶言東鄙西鄙之人也。不作夷。秋之夷者，東西正對中國。說○非四夷之夷，且九服。夷在荒之內，故曰荒服之外不治。

○龐禾人曰：一是東邊人，一是西邊人，曰夷者，只是中國遠方之地，非謂夷人皆夷人也。

○蒙引云：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荒也。

○徐儼曰：原言云：道在天，地直古今。如丁日歷，古聖如一心，此獨以辨末言者，非專舉其盛也。特舉一二以例其餘爾。

○事物叢談云：竹契也。長短有度，用以徵信。古者以竹為契，故字从竹。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為行道之信。亦以竹為之，或以金玉為之。歷攷諸書，顯然二物註合為一物，悞矣。以玉為之云云，乃周禮六節之一耳。素，凡先生之義。

圖節虎 圖節符 圖節人 圖節管 圖節龍 圖節旌



以金為節，鑄以虎形，使山國用之。
以竹為節，用於門關，取符而合之意，若合竹使符也。
以金為節，鑄以人形，使士國用之。
以竹為節，公卿大夫采地之吏，用於都鄙。
以金為節，鑄以龍形，使澤國用之。
以竹為節，鑄以龍形，使澤國用之。
以竹為節，鑄以龍形，使澤國用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問：舜卒于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一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胡老反。○畢在鎬東。今有文王墓。非楚都之郢。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

乎中國若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朱子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世之已往，後乎千，古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

○**卷十九曰**揆即道揆之
揆心為第事之揆猶相為
百政之揆皆以道言其揆
一者言其圖度無不同也
揆字為先聖后聖若言度
之而其道無不同則揆字
反屬他人矣
○**陳抱冲曰**趙注揆度也
言聖人之度量同也非是
度量聖人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
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
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趙氏惠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歲
揆度音鐸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

則一也兩軒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

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雲峰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

○**引躍云**此章全重意而不知為政向歲十一月第言王政之當行君子平其政以下俱言惠之不必行○**通義**仁山金曰溱洧二水在今鄭州朱子云此即汜水在虎牢之下故虎牢名汜水關鄭子產以東與濟入處聞人務德以為此水其下皆沙深不可施梁柱淺不可徒涉恐難以乘輿濟然此類不必深考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音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

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通考宋氏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見其無不同也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

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輿之車載而渡之

乘輿濟然此類不必深考

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

國中之水當流者眾豈能眾以乘輿濟之哉宋子曰

辟乃趙氏本說與上卜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齊

入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

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除雖辟

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安然何必曲意行

私使入知已出然後為惠又况人

民之眾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自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同志

○梓慶斲輪記云亦不定
言外便有豈特非王政之
佳意

○袁了凡曰日亦不足不
是人多日少即使日子多
亦必不能遍者先師荆川

文云先施者感其恩而繼
與者已有后時之憾矣發得極透鄭申甫曰日亦不定的日字當作活看言日日以恩惠悅人其恩亦不足
也非是人多日少意

○宣城張氏曰通鑑漢大赦不同後子光意對稱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幸上賢百僚瀟
灑何有日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乎禮顧謂而巳初丞相亮為相十四年才兩赦時有言公太惜赦者
亦答曰為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臣衡吳漢不願為赦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禮不及焉

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得幸之意矣問孔子

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朱子

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

上文乘輿濟入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

事可謂有不忍入之心矣然先主則以不忍入之心

行不忍入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

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

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

過能以昭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

不免有所遺矣况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入人而濟

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

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

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
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關於此耶曰聞之師曰

孟子卷之八
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特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慕其小惠以悅於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私恩違正理而于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于縹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不至于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比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其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

○皇明通紀第八 洪武二十三年令儒臣修子產節文先是上覽子產至士芥履雖更之說大不察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本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錢宰批歸入諫與觀身隨袒胸受箭前日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大醫院療其往煎膏而于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子產節文凡不以事君為生刑太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

○賈誼曰主上遇其臣如犬馬被將以犬馬有符○蒙引云証手足腹心相待一休腹心倚手足以為所謂一休蓋有君不可無臣有臣不可無君其分相維其恩義相孚○蒙引曰日視如國人明是疎而賤之不是無恩無

○季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凶則其於羣臣可謂邀莫矣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之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

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安乎慶源

輔氏曰此說特為軍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音齊衰音衰三月儀禮喪服

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存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為君方喪三年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

○儀禮喪服篇曰齊衰三月為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大夫為舊君

以此禮為問雙峰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剽反掠音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

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

其歸也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

○合制音澤句承上文言諫得用而道行也膏油也澤水也皆能潤物者故借為恩惠及民字義○夏九節曰有故而去自有他故非謂與君不合也

○蒙引云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

○據使官切擊也。
○通義吳氏程曰博當迫
角反擊也趙注謂博執其
族親。

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
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慶源輔氏曰道之出疆所以
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為其祿
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
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峰饒氏曰諫是閉邪
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未
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
言聽是乎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
今也為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
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
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藥盈也左傳襄公

○家引云晉錮藥盈非其罪也○母范宣子之女也與其家老通重患之其母恨錮於宣子錮將為晉
錮之會諸侯約使勿受錮之奔也此正錮之於其所往非謂錮於宣子也

○社稷注云利刃之母也

○統志南昌府潘輿制
新建人與王中石曾輩善
仕為德化縣尉許瑛與輿
同同親瑛為江州刺史輿
嗣往見瑛瑛坐不為輿果
爾徑飯徜徉山水間自号
清逸居士以瑛州推官召

二十一年樂植子各鷹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各盈范
鞅以其凶也怨樂氏先是十四年樂氏強逐范鞅使
奔秦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植子卒樂亦
與其老州賓通樂亦植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
臣之長懷子患之亦懼其計也怨諸軍子曰盈將為
亂范鞅為之徵証其有此宣子使城著晉邑各而遂
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冬入居于商任錮樂氏也禁錮之
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
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
之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齊知樂盈在齊故復錮
也

○潘輿嗣豫章人曰事告齊主之言猶孔子對定

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
賢之別必列反如此新安陳氏曰論語集註釋夫子對
定公之語未下說謂君使臣以禮

○統志南昌府潘輿制
新建人與王中石曾輩善
仕為德化縣尉許瑛與輿
同同親瑛為江州刺史輿
嗣往見瑛瑛坐不為輿果
爾徑飯徜徉山水間自号
清逸居士以瑛州推官召

不赴 孫海師事黃庭堅作
詩尤工 宋文監多載潘興
謝文直

○仁山金氏曰潘興嗣字
任之號清逸豫章人嘗從
濂溪遊曹子固亦友事在
謝溪文集清逸真蹟

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意然聖言合者不露此
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
穆公問禮為舊
君反服之意
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
去齊王深言報施
詩智
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
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
下同則豈處其薄乎孟

子曰王庶幾改之子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臣之
義大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始愛父何
也朱子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知此因舉臣罪
當誅也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又王豈
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
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使見得君臣之義

○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為人
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勢
不可恃反已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
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
若夫在為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
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
則庶幾其得之矣○西山真氏曰孔孟之言可以見
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
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
倖倖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
已也曷嘗以寇讐視其君哉

○身疑云無罪而殺士其
善必及於大夫故大夫可
以去無罪而殺其勢必
及於士故士可以徙

士可以徙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言君子當見幾聲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南軒張氏曰

孟子卷之八

○史記石崇西見趙簡子。兩鹿實鳴犢奔華之死也。晉國之賢大夫也。

○說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明表正則影正德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是其旨也。

○蒙引云此全是說理不精之過。君子所以貴乎精義不厭。差毫厘謬千里。名是而實非者多矣。○書傳所載如今色足恭非禮之禮也。傷惠傷。非義之義也。非子為子。非母請罪。子歸死於孔。非亦非義之義也。孔子曰拱而不知其有。梯之喪故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而賜。以天子之禮樂亦非禮之禮也。此其義者耳。其他細微難悉舉。

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獲有國。教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從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非風上為威虐。下相携而去之。攜手同行。又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空為可也。失此。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下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

○事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車

出然上篇

言人臣當以正君而

為急此章真成人君義亦小與耳

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

為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也為

事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祭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

而處。安豈為是哉。○程子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非義之義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安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濟室陳氏曰。程門以為如婦人之仁。官寺之忠。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亦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已。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可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

孟子卷之八

然大人者義理周遍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大人對小人而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碎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雲峰胡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空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

○季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

○鄭維會曰中是無甚性
賢的人不剛暴才柔欺以
性地言才以才謂言屬聰
明強幹造
○應未人曰秉字非全不
教他只與養字相反謂急
迫以求其成曰夕以責其
效見其難教而速絕之是也
○愚謂父兄賢而不教子弟之不肖則父兄亦非賢矣與子弟之不肖同耳
○樂引云不肖不中棄不才此亦是過中而不才處故曰不能以寸

○自雪許氏曰涵育寬以
容之之意蓋善以道之
之意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慶源輔氏曰中以德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通者東陽許氏曰中以德言本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事也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也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我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

○表下曰天地之情不
翕聚則不能發散故有不
為全是養得靜定收斂智
能藏于宥密註以為知所
擇未盡不為之旨

○黃葵峯曰不為一事乃人本然羞惡之心於凡非義非道之事皆不為為者也

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裨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
自奮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
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
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治之成物言
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
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
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
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與契曰敬
敷五教在實實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味
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
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
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耶相去能幾何哉

○重曰人有集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

○臨詞云後患是將來之
禍言不止是言已之不善
○鐵木良曰病從口入禍
從口出君子於口之出入
已不不慎歟

為無所不為者矣能有所為邪
朱子曰橫渠先生云
不為不仁則可以為
行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雙峰饒氏曰凡人既不
肯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
有守而

○重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聲而言
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
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耶朱子曰
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
○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
隱惡而揚善太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
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姦惡當言又不可
顧後患而緘默也
○程氏復心曰君子語默惟其
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是是非非不苟默也豈計後

患哉如

字訓奈

○聖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

末非事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朱子曰所謂本

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毛有小差則流而

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取

不謂為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

為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

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況應曲當不過其則

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

答陽貨見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獨不思聖人問陳則

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稅冕而行為魯同寇七日

○梓靜室筆記云為字戶
就行事言不必兼知不為為
非有意而不為所謂從心
所欲不踰矩是也

○程復心曰本分二字下
得妙本分謂須滿本然之
分如十分須要到十分若
要過十分便是太甚若事
到過十分過些子便是已
自

○蒙引云必者先期也惟
義所在隨事而順理因時
而制宜不死期也

○孫宗古引孔子與蒲人
盟不違衛而終適衛是言
不必信也佛所召子欲往
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

○聖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章在言行之章

必獲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

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王於義則信

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吝

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龜山楊氏曰天子謂言必信行必果

孟子卷之八

人故故孟子言此以發明孔子之意。○南軒張氏曰君子不必夫信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懼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洽於義而必信必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弊。○雙峰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安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峰胡氏曰信果自是為王者真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

○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徐岩泉初問云赤子之心全是不觀不聞無聲無臭之本體。○不妄謂得於天者先其初也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袁了凡曰不以一念無私為大人而以通達萬變為大人。不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而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大人。此專重知識技能而不識本來真心者也。赤子之心無知巧無算計純一無偽。大人保養此心不讓不濼宛然一孩提之清淨光潔即經天緯地惟不丟此而已不能有所加損。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拘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二句正相。無所不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真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左其未發時。與老稚賢愚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

○養孝者曰養也。不足以致
實太事。蓋以人情言則暇
而有所措。以事勢言則雖
失而可贖。惟送死可以當
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
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悔
不可追。

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
失赤子之心。若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
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
失了此心。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
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雙峰饒氏曰。赤子如飢要
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
人只是守此純上無偽之心。而充擴之。所謂蒙以養
正。聖功也。○新安陳氏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
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
言此。亦是欲人返不欲擴充天理也。

○事。曰養孝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取至於送死。則人道

○雙峰饒氏曰。所以為人之道之太難者。蓋此是顛沛之際。造次之時也。易者有悔。故送死之日。事子之事。雖
全之無以用其力矣。

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
為八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檀弓上子思

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有悔焉。
取矣。○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
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
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
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宋子曰。亦說得好。○
雙峰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
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安陳氏
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也。孟子此言
非謂養生為輕。但以此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此
養生為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定。以為大事。送
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字訓當字非

擔當之當

○深造石山金氏曰深造如造一木造一炭一節造一節以道如循序而漸進

○謙述云通篇之字俱指理言得之者心得其理也

○白雲詩氏曰此章主於行而知在其中故集註謂道則其進為之方也進為字有力當看蓋學有欲其循序漸進優游涵泳力行積久之自然融會於心所謂自得也

○**聖**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履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謂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朱子曰資字恰似左右身之兩句言至

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

○資如蓄積之資資如蓄積之資集註訓作藉則如資助之資資給之資蓋與取字相應惟資藉之者不處

音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

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

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

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己而自得者乃自

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新安陳氏曰有安

而非自然之得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厭於其間造然後

可以有得若急追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

之也朱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

○杜預在傳序優而承之使自求之屢而愈之使自

孟子大全 卷之六
當知非淺道所可致若欲深追求之便是強探力取
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
得之矣。○道是進爲之方此是趙岐之說蓋循此進
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以
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之次序即是道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
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爲之不已
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入看蓋是
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
不竭只管取只管有衰我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
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來洋滿若源頭深
則源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
這件事也。○據著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據著這本
來底道理事事物物皆據著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
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

這箇只在自得。○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如此。○問
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可以強探力取也。必深造之
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蓋造道之不
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
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
足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
急其功必務其大而不可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
自然得之將有不可躐者矣未得之固無所居之地
得而不由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
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
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資助既深看是
甚事來無不湊著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
且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臣便有那敬
從那邊來爲人父便有那孝從那邊來爲人子便有那
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自家靠著他左右前
後都見是這道理。○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須以道

孟子大全卷之六
左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飲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飲做甚底○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道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飲之全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已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潛室陳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慶而飲之使自趣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為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輩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取○雙峰饒氏曰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徽庵程氏曰君子之

學以自得為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所未至必工夫有所未盡也○雲峰胡氏曰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太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飲是勿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為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通考程氏復心曰此纂集程子三說合而為一

○土交黃金改曰博學詳說非徒泛泛學之說之也皆自至身心體力行夫有者實工夫將以二字亦非徒驗則天下之理本不列古心豈不是終及字無工夫將以二字亦非下一層詳說中便自見約

○家別云天下之理自一而萬萬復合為一故博學詳說必到至約之地方是具學問也

非親到自得之境安能言此以覺入也

○事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

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久知要也○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朱子曰它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鈞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

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章計箇約某嘗不喜揚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輔氏曰集計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益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峰饒氏曰許多說博學闢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闢其靡欲入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嘗融時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為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以行言竊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

○後世故原自云以善服人者雖不是自家的善而後世以服人人亦未嘗不

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及說約以知言也
○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通考宋氏公遷曰語由也女聞不言六蔽連學而篤志仕而優則學及此章皆以知言仕與學對則仕屬平行六蔽與六言相對則六言屬乎行博學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其中雖味及乎行而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弊也

○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

○蔡有曰披髮殺入齊與
○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是也
○南軒張氏曰先王樂

也而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非向背頓殊
○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是也
○南軒張氏曰先王樂
○慶源輔氏曰
○雲峰胡氏曰以德服人蓋對

孟子卷之八

上文以力服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之服人如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以求之而子貢答以未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耶○新安倪氏曰按孟子二章皆以玉霸對言前章公私之分在力字與德字以力服人者挾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其理純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服人者認善以為己私而害乎公者也曰養則其心純乎公矣○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季子曰言無實不祥之實蔽賢者莫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媚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

○蒙引蓋蔽賢便是言也蔽賢之言管及天下國家以無窮所以特以不祥取

○存疑言依前說兩實字皆同依後說則兩實字不同所以集註先言說

○原書曰孔子稱水本意蓋即川上之嘆

○又曰源泉混混源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漫露出此意下至末句有本者如是方好丁寧著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是承

入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

為不祥之實三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有闕文焉新安陳氏

目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深意味不如闕之

徐子曰仲尼詠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或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徐子曰

季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舍一讀如

字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此有本者說法。
○水雖云水本，目源源目

○家引云：孔子言水不食
晝夜明道係之不也。事
言水之不食晝夜喻人為
之不也。孔子之言發天理
之本然。孔子之言指人事
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
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見
於言外。事為徐子言求
及於語上也。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食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盈滿也。科次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也。晝夜而漸進。盈科以至於海。如人有實
行聲則亦不也。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
以不也而漸進，以至歸宿于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
以此句承接上意。在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
乎四海是之取。爾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
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
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取之。二句
推出孟子借水以規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
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

○張端圖傳自目人之情是渾然。傳言于中者水之本也。以本定流。流集。其名滿天下。天何愧。備聲聞
過情不欠。派流與易盈易漸之水等耳。君子思得而不耻哉。

小異溝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澮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澮下
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音也。如人無實行而暴
得虛譽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
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澮可立。

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於海。聲聞名譽
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久之譬也。新安陳氏曰
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集註所謂有
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

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職
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

○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尔所謂達者于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登言而觀色愿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永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道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直實懇側之意，或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謂質且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汪氏曰：水之一出，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也。至則以四海為歸。○雙峰饒氏曰：論孟子

○徐做弦曰：幾希近解者，指心之惺然靈覺處說引。肩子幾微，則老下聽之不聞名曰希，為說看來，還作不多若謂異處在此一點，微妙中則全無激切意矣。且齊人章之幾希，更說不盡。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之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

○通義仁山金氏曰：幾微希小也。讀幾希，每猶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此字耳。存是存些子本，即失之，勞多以此字為反結。

○摘訓云去存俱兼知行
二之字指幾希說
○蒙引云註衆人不知此
於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
○朱註發明註知字亦人
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
字亦人以存之之法
○易說卦九二夕惕若厲
○仁山金氏曰戰兢惕厲
此四字瀟灑左緊亦從幾
希字來只爭些子有不存
之即去去即同於禽獸所
以戰兢惕厲唯恐失之也

○章圖察深於明明只是
大槩明得這箇道理耳明
只是知故以識字解之至
於察則但帶行字意思故
以盡其詳言之
○蒙九日明如鏡之照
察是照得纖悉由仁義行
即從明察處而行之也
○存疑云人倫庶物之理
在心則曰仁義仁者心之
德火倫庶物之理得之於
心仁也義者心之制事之
宜人倫庶物之理各有其
宜義也
○徐若泉曰性即是理仁

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

兢惕厲他歷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朱子曰

所同者理也反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

獸便昏了反只有一兩路光明如父子相愛雖有別

之類人之虛靈皆世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

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

子所以謂幾希○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

有親有義之倫此○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

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

取○西山真氏曰人與物相比亦遠矣而孟子以

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

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

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

也○新安陳氏曰是不註知之二字示人以存之之門

戰兢惕厲四字授

人以存之之法

存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

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

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

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

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上行之所謂安而

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張子

孟子卷之八
存心之八
存心之八

義其理也。自純粹而無私。謂之仁。自直方而有時宜。謂之義。夫抵仁以為主義。以行之。只一理也。不是兩件。此即人之異于禽獸者。○此仁義行二句。是一正一反。舜在物理人倫處。由不行而非行。由義行而非行。義也。舜不必安排打。燕行處便是仁義。

孟子卷之八
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為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理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取。○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為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為入者。而無虧欠矣。未至于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本在乎存心而已。○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心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雙峰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尹氏曰。存之。子。孟子曰。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

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

行存者能之。

雲峰胡氏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

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為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取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事也。而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了。然矣。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

○**擊清**曰戰國策曰儀狄作酒云本章後卷謂儀狄帝女也○大學衍義則云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是儀狄必又是一人非帝女矣

○**仁山**金氏曰戰國策梁王魏嬰鮪諸侯於范堂酒酣謂管君舉觴管君與避

廉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絕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事見魏一卷

○**十九**史略第一之上曰古有醴酪至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

註醴音禮一宿成之酒而酪音洛乳漿也疏疎同言不親近也○大禹讓皋陶謨皆有此語蔡氏傳曰言不親近之言也○公孫丑上篇亦有禹聞善言

仁義豈非君之者能之歟

○**華**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

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湯執中立賢無方

○通義仁山金氏曰惡旨酒之事中之執似故特出此字義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各方猶類也立賢

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朱子曰這執中與于莫執中不

同處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

○**未**應義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于莫執中也

文王視民如傷聖道而求之見而讀為如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

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

乾乾之心也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采芣**詩云垂

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備也此以如為雨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

○**象引**云文王視民如傷以在人心望道而未之見以猶已言此二句憂勤惕厲意自明

○**通義**仁山金氏曰而讀為如詩中用而字結者首如字意偏其反而謂華備翻如也室是遠而謂人之遠如也諸詩多如此

終日乾乾終日乾乾。潛潛。見見。知知。至至。而而視視之之猶猶如如傷傷體體道道之之極極而而望望之之猶猶未未見見其其純純而而不不已已如如是是。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泄狎狎也也邇邇者者人人所所易易忘忘也也○○不不顯顯亦亦臨臨無無射射亦亦保保是是文文王王望望道道如如未未見見之之事事又又曰曰望望道道而而未未見見之之見見此此句句與與上上文文視視民民如如傷傷體體對對孟孟子子之之意意曰曰文文王王保保民民之之至至而而視視之之猶猶如如傷傷體體道道之之極極而而望望之之猶猶未未見見其其純純而而不不已已如如是是。

○存存疑疑以以人人言言若若侍侍御御僕僕從從之之在在左左右右者者迹迹也也賢賢人人之之在在側側顧顧及及親親賢賢之之藩藩屏屏於於外外者者遠遠也也以以事事言言如如目目所所聞聞起起若若食食息息隨隨身身而而在在迹迹也也如如民民生生休休戚戚國國家家利利害害或或在在千千里里之之外外耳耳目目所所不及及見見或或在在數數十十年年之之後後事事執執之之味味露露意意遠遠也也
○仁仁山山金金氏氏曰曰狎狎字字訓訓泄泄與與褻褻字字同同然然作作本本訓訓亦亦可可蓋蓋泄泄者者有有餘餘溢溢滿滿之之意意謂謂主主不不以以在在迹迹而而溢溢不不以以在在遠遠而而道道○○象象引引云云迹迹者者人人所所易易狎狎而而不不泄泄蓋蓋人人皆皆習習之之而而已已播播不不泄泄謹謹之之至至也也遠遠者者人人所所易易忘忘而而不不忘忘蓋蓋人人皆皆忘忘之之而而已已播播不不忘忘慮慮之之周周也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之

三三王王禹禹也也湯湯也也文文武武也也四四事事上上四四條條之之事事也也時時異異勢勢殊殊故故其其事事或或有有所所不不合合思思而而得得之之則則其其理理初初不不異異矣矣
坐坐以以待待且且急急於於行行也也○○朱朱子子曰曰所所舉舉四四事事此此必必周周公公曾曾然然而而常常存存也也○○南南軒軒張張氏氏曰曰不不合合者者思思而而未未得得也也未未得得之之思思之之惟惟恐恐不不得得既既得得之之行行之之惟惟恐恐不不及及也也凡凡井井田田封封建建取取土土建建官官禮禮樂樂刑刑政政雖雖起起於於上上世世而而莫莫備備於於周周是是皆皆周周公公心心思思之之所所經經緯緯本本諸諸三三王王而而達達之之者者也也
周周公公之之心心此此章章發發明明至至矣矣○○潛潛室室陳陳氏氏曰曰對對酌酌三三王王之之事事而而損損益益之之猶猶孔孔子子之之集集大大成成○○雙雙峰峰饒饒氏氏曰曰施施

○○象象引引云云此此一一條條者者來來之之是是時時中中
○○朱朱子子曰曰四四事事者者四四人人所所行行之之事事不不止止上上四四條條而而四四條條之之事事亦亦在在其其中中若若異異類類上上四四條條則則如如惡惡旨旨酒酒好好善善言言即即時時異異勢勢殊殊豈豈有有不不合合者者
○○朱朱子子曰曰註註云云思思而而得得之之則則其其理理初初不不異異矣矣此此句句不不可可省省者者且且看看過過此此是是異異中中之之同同處處所所以以均均為為聖聖人人所所以以無無優優劣劣

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
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
一箇事字○此承上章章章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

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雲峰胡氏曰朱子嘗曰

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

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

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以

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為周公皇

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

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自之間矣

說常存不死四字程子曰聖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

字意與集註異

○仁山金氏曰聖人則一
其時其事其作用之迹與
其聲省之辭又各有可見
○愚謂孟子之意各舉其盛者也若若程子之言此孟子與繁為人處分明辨盡四聖之氣象否則無此厚

○哀丁九月周備六年天子一巡狩大史陳詩以現民風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迹不行于天下
曰述煥非及指政教号令也巡狩絕迹則列國無復陳詩之事曰詩亡非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若謂平
王之時雅降為風則正月之篇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危詩也及列於雅何哉恐不便作文若每
舊解金華王栢曰孟子言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且
王者之詩亡也况言詩則
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
為雅也河汾王氏窺見此
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日三
史其義深矣

○高中文曰王者之迹即
所謂天子之事也西周盛
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
其政教号令布諸天下者
皆王迹也迨平王東遷之
后衰微已甚政教号令不
復行于天下而王迹熄矣
朝會禮廢天子宴享之樂
諸侯陳誠之辭皆不復聞
而雅亡矣無此是無王政
也無王政亂賊所由起也
是故孔子懼作春秋天子

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

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慶源輔氏曰集註恐

聖人於道互有得失故發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

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聖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詩亡黍離註申

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室由子申而

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

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既之謂之王國之

變風○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必入於大小雅而

之事也。所以續王者之迹，便既熄而復算也。今及隱公元年，為平王四十九年，是王迹熄時也。而春秋始焉，則可知也。

○家引云：一說述以其所及而言，政教之所被即王迹之所及也。○二雅之詩，本王政教規，今有實焉，此詩既亡，春秋之所以作也。

楊子云：刀不利，業不誦，宜加砥削之。私云：今以此義

傍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太子刪詩時降之。采子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便是下坂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

○左傳何解乘車乘也。古者賦田出軍，晉國之史名曰乘者，以甲賦為主也。

○制義晉史記於董狐而名之曰乘。

○蒙引云：蓋乘初以載也。故取乘字以名其書，今人以譜牒為家乘者，正取此意。

○通鑑外紀：市鴻氏有不才子，為日海池，吳氏有不才子，為夜宿，顧項氏有不才子，為積枕，宿雲氏有不才子，為餐餐，謂之開以。

注：積枕，謂解也。頑凶，無情匹負，或曰惡獸名。

○袁了凡曰：註以積枕為惡獸名，用禮外史諷之也。

○焦氏筆乘曰：積枕，用注惡獸名，非也。積，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積枕。

積枕，積木也。取其記，思以為戒。趙岐曰：積枕者，露以之類，與於記惡之名。枕，樹無枝也。公不從壽，從九壽，久也。兀，不動也。不才，才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積載漢書，積乘山，積文志，積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也。

乘去聲。檮音桃。杌音兀。

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多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

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新安陳氏曰：必

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古者列國皆有錯雜也。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

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慶源輔氏

生皆草用切惟孟子今昔
為釋其明九經釋音說之
也。

○鄭氏言曰事不必皆有桓
文所自為釁其事述而隨
行之統言桓文之事

○徐倣原旨云其事曰
齊桓晉切則非王迹其文
曰史則非聖經以其義則
如竊取之正所以續聖經
而在王迹也

○袁了凡曰義字承詩說
來詩以美刺為義春秋以
勸懲為義以勸懲而代美
刺固哉自聖衷而為性命
之言者也實為千聖之心傳不徒為一時之大法

○何休註其說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也之罪
○蔡引取裁定也

○高中玄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者何曰列國之事春秋皆記之桓文為盛故以桓文言耳曰孔子吳取桓本
也曰當時天下不知有周乃能尊周夷方塗夏乃能獲夷故有取也云云

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
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兜共鯀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
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其罪惡
於身而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為
莫已也者
亦可哀已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
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蓋言斷丁亂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

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
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

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
訟文辭有可與入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
筆削則削子夏之
徒不能贊一辭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

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

之大法南軒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耶

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
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
也○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
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者之義而定二百
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太法者也○
慶源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
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

○父史記作甫。

百主之大法也。夫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主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略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雙峰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某竊取，自谷自謙之辭。○汪氏曰：史不止于晉楚五霸，不正於桓文。孟子唯及此者，晉楚為列國之大者，桓文為五霸之盛者也。○通考：趙氏真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芊，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平。○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雙峰饒氏

○家引者，君子小人。蓋以位言。無上下之別，皆五世而斬也。孔子則在君子之數。
○袁子曰：君子小人以位言。若以道言，則不善之人安得有澤。澤亦不是流。

巨此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新安陳氏曰：好辨章述羣聖事，而繼以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天子之政也。○東陽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信，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離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
○季白：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絕。○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

風餘韻。即口澤手澤色澤之類。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在焉。故孟子得以私淑諸人也。若論孔氏之流風餘韻。雖百世未斬。每况五世乎。

○黃葵峯曰。澤者土之潤氣。流行貫徹乎草木枝葉之末者也。其在人。則其德業之傳流乎子孫後裔者。謂之澤也。朱子曰。猶言流風餘韻。猶言言。只是以流風餘韻來。此况形容澤字耳。非即以流風餘韻為澤也。○太註引楊氏云。此非是。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至五世而絕。而証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

○通義吳氏程曰。總以麻纁十五升云。其經大半為布。謂之總麻。三月所服。傳曰。有麻。其纁纁。其亦曰。專者修治之意。謂練熟其纁而布。則生用也。

○禮記之類是也。免與稅同。

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袒免。問殺友。同

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註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已。凡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世。而總麻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

同姓。六世則不復袒。免。惟同姓而已。又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

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馬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統

於髻。禮。朋友在。它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

甲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文。高

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總麻。服制至此窮也。其高

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

冠。為之袒。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

也。共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吉。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通考。龔氏高禮曰。袒免。謂不履布而常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

斬。南軒張氏曰。五世。太繁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

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

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

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慶源輔氏曰。淑。效也。而他無所見。故疑是方言。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

明。蒙引云。言雖不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孔子去

本未遠。猶在五世之內。其

○徐敬啟曰。孔子曰。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子事

自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

澤未新故猶得私淑諸人
○黃氏曰抄曰此篇此四
章皆通為一章而誦味也
餘皆叙孟子之言以繼

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
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
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
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
自謙之辭也
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
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
之以為善○雙峰饒氏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
以自洽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
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其
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也○
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
此又承上
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左順

○袁了凡曰此孟子精義
之學蓋可以取者取之可
以無取者詳之此明白易
辨者惟在可取可無取之
間而吾取之則傷廉矣非

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
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新安陳氏曰
韓子謂堯以
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選
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
然猶分為四章答好辨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
之末章列序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
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
繫茲始是夫通句宋氏公遷曰此見孟子以道統自
任無有乎爾之云亦是此類雖
為自謙之辭實則自任之意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身

自許自疑之謂也。以過取
為傷廉則當以不與為傷
廉不死為傷勇矣。而今反
云然者非過猶不及之說
也。義本精微當隨事明審
取在兩可之間決當以不
取為廉矣。然一介不取諸
人一介不與諸人皆義也。
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太
山是以均不可道也。
○存疑云傷廉不及也傷
勇過也故曰過猶不及
及註用固字然字有分曉
矣。
○論語雍也篇子華使於
齊章素十六斛也。
○子路死於衛見于左傳
哀公十五年傳。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
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
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雙峰饒氏曰傷廉與
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箇固字下面
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
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新安陳氏曰
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
通曰東陽
許氏曰傷廉是順辭傷惠傷勇是反辭難
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為傷。
林氏曰
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
見左傳檀弓史記
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程子
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

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便傷廉矣。曰與傷惠
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者與
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
惠。○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
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明取
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齋
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傷廉則安
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
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浸奪於彼者
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
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
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
○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
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當過
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
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

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不可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于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二傷字決辭。○新安陳氏曰此章三節乍看以平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下之不及者傷重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空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乎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箕初惠反

○逢蒙曰薄乎云爾是空直若之意不直曰無罪而目宜若者畢竟是有非也。但薄乎云爾思得無罪。○蒙引云薄乎云爾比逢蒙為薄也非之罪見下文。

○仁山金氏曰有窮國名。羿其居名。左氏非遷于窮石或云即張掖窮石山。窮水所出在今甘肅。此說不確。管是并其間也。左傳襄四年非飯自田家殺之。蓋寒促行媚于凡而媿于田使家眾殺之。逢蒙其人也。

薄乎作薄門

自立後為家眾所殺。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空薄耳。

○杜靜菴筆記云非之罪不在於知人之不明而在於立己之不正。大意重在夫尹公之他端人也。三句。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庚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觀左傳注。輶車。輶者。則輪者。子濯孺子所乘之車輪也。
○蔡清曰。古人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小注引左傳。公孫十。庚公差。事。與此事不同。但其意類有足相發者。故引之。
○孟子所記與左傳大異。小同。所傳聞別而已。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今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及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釋二人名。中。之字。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

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鏃。庚公必

不害也。小人庚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令

平。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

○杜預注云。二十。化與差。
○左傳無孫文子使衛獻。六年。庚公差。學。子魚。左傳作子魚。
○禮射不乘車。
○貫化禮。
○存疑。此章為取友而言。其說始無病。若論其他。便有不是處。必如程子之論。道理始盡。

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蓬蒙之禍。然東萊

纂弑之賊。蒙乃逆儻。東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

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

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十。孫文子使二

子追。孺子獻公。公孫十御。公庚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

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

遠矣。乃反之。公孫十投公轡而射之。貫臂。○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

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南軒張氏曰。使蒙為夏廷之臣。弄篡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取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雲峰胡氏曰。此

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獲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泚○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喪友發非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撰交而免禍

○季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聲其臭也

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備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聲善而勉

人以自新也南軒張氏曰齊桓一執陳轅濇塗而春秋書曰齊人蓋夷狄之也其近於蒙不

○李自夜吟吳歌云鑑湖三百里南浦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溢若耶
○西子姓施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齊備流秘事見莊子天運篇及史記越世家
○拙講云此二節便是設言非有其事也其辭以貌言其意以行言

潔者歎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齊沐浴者歟○自汚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
○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愛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潔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尊然而作
○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季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

○素九日故中庸溫故之故乃本來自有之故物易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不其故物雖感亦不通矣天下之言性者須從故物本體上論這故物其本體原是順利的不落落毫安排不涉一毫計較循而行之便是行所無事

○溫義仁山金氏曰：利順便之謂。集註訓自然之勢。尤妙。王文憲曰：故或有順言否。順者是本。所謂自然之勢也。
○拙講云：首節是論性。本自然下。是戒智者。當順其自然也。通章以論智為主。

孟子大全

知其發見形句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夫見如故字

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

者必有驗於人也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

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

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反造作而

然者也若入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子

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思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發惡之非無取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

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惟智者是知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已。○南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也。○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為怵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習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失搏之使過。潁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雙峰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跡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便順。就逆者言不得。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故。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是自然了。

○藥業溪見謂云禹行所
無事是明水之性故稱神
知不擾而天下之事皆其
所坐照者其智亦若禹之
大矣

○蒙引程子曰至今只有
條堤而無禹堤最為有理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
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
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去聲之性而不為害也
朱子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慶源輔氏
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
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
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雲峰胡氏曰孟子

○星曆日月至之度常竟
是就星辰上推如二十
八宿即天之體也天無休
以星度數為體

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
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
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
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
○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
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繫以水譬人性故使
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
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
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而非
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

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
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
乃至極之至也
歲亦甲子也甲子日甲子日
甲子時是也

千歲之久其日南至之度可坐而得新安陳氏曰此又
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
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久年
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
坐而推致以得之矣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南至
者造曆者以上古十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
也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夜半朔且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
分皆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
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
前必得甲子朔白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
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

其源所自止於此見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下可
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
本於此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自日時皆
甲子為曆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
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
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通考趙氏惠曰
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
半朔自冬至者建寅為正者則以平旦為朔仁山
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
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
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為日三百六十五有五
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十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為
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
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
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
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平初此歲差也既有

卷引金氏致謂以下。皆

天原發微註言元貞乙
未冬至，日虛谷，方先牛以
書也。予曰：未于發交，至起
牛宿一度，此古法也。漢文
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牛
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
甲子冬至，日在牛十九度。

九百六十年，間差十二度。今元貞元年十一月廿七冬至，在箕八度，又退十二度，冬至二月後在斗三
度，如何尚執舊說為冬至，日入牛宿為周象復年。

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
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于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致謂算得本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程
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于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
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
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
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者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
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
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
了。○朱子曰：堯時昏且，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
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三。古時冬至
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
法。而今以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
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
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二一一定。

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
定，然後上政乃可齊耳。○按十一經問對千歲之日
至，謂冬至之日也。辨麥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至極
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
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
短矣。至一陽生，而日漸長。○宋氏公遷曰：此言性
自理言通言事物之理，而人心
之理在其中也。非專論性也。

程子曰：此章專為
去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
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

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朱子曰：此章其初
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如
荀、真性惡，揚、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

性之

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沒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即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少有差錯久久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知此皆鑿之謂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太智無所作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東陽許氏曰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和也如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如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此論

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賢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而曰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饒峰饒氏曰行字當音

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泰清曰右師官名也戰國時趙國有左師觸龍可謂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進也進右師也○王觀壽曰其非進退之進謂進而進功也使就己也

簡略也

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吾欲行禮子故以我為簡不亦舉乎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爭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利音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歷更平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

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

○林次崖曰位是本身站立位次是朝廷叙列班行故右師階而與位者○蔡元奭曰階級也非班行也○吳怪也不可謂異於禮也○表了凡曰凡立人之朝履處當行朝廷之禮不必奉命往而後稱朝廷

○歷階曰孟子於齊履實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用於階也還是孟子歷階而與言

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

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朱子曰孟子曰王驪而不與言

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與之言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驪於出馬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眾人為已甚而姑以見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眾人之失也○問陳司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已孟子難之甚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肉矣又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南軒張氏曰象與之言以其屨於君而認之也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彼假其辭色以為榮也君子之遠小人惡而嚴豈有他

○林希元曰以仁禮存心此句要重看是造及必於其顛沛必於是意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是也○以仁禮存心兼由外言下文目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就其發於外者言蒙引目以仁禮存心上在內非仁無為非禮無為行兼於外非是

哉亦曰禮而已矣

○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問我本有此存而不忘不與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聖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聖○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峰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

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禮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於外也

愛者人恒愛之敬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

不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積逆則君子必自斂我必不仁

○張子云學至於不責其學至矣夫不責人足以驗涵養之深識見之大

○楊慈湖曰學者或與小人較則所學已是不遠

○蒙引云輔氏說不用義說亦未穩

○蒙引云忠盡誠也

也忠無禮也此物奚足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慶源輔氏曰強暴橫也亦順理逆也

降饒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簡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簡文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倣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新安陳氏

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與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南軒張氏校音教

曰雖非素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為妄人而不復勉及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卒從之云言近於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及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與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陽明日此妄人為禽獸尤覺殊精君子于橫逆之來自誦訥怒罵以至於不消之甚皆我定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也滿世界皆藥物山河大地盡是黃金可以之為禽獸乎

○羅近溪曰唯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雞而已云厚風來依有禽獸無於禽獸且無唯也而况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厭手處

○蒙引云君子有終身之憂無求諸己由無一朝之患不求諸人也○憂由內

○存疑云註君子存心不
苟是解君子有終身之憂
故無後憂是解無一朝之
慮

○袁了凡曰楊龜山論猶
猶必先自反而后可以
校彼以橫來我以正受彼
以逆旌我以順接彼自反
而德愈修彼之橫逆愈廢而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爾氏曰集註不

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新安
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
而故無後憂。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

而處之不失。未足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
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
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問楊氏謂孟
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

而德愈修。彼之橫逆愈廢。而君子之工夫愈盡。天地之人皆可為明師。終身辨道皆為良藥。

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淡之分。信如
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
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恐其無修省之功
而陷於苟且頹墮之域矣。○新安陳氏曰。前日以存
存心以禮存心。未曰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存謂存之
於心。為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
素而行之。於身者。蓋盡。豈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
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
何也。舜所以為舜。亦不外此。仁禮也。特舜則
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

○禹稷當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形向前篇。朱子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

只是泛泛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
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災也。只

○水卷曰。當平世。當亂
世。便有一時字在。禹稷之
沒門不入。禹稷之時也。顏
子簞瓢陋巷。顏子之時也。
孔子皆賢之。孔子所謂聖
之時也。孟子斷其同道。明
其易地則皆然。正是得

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雙峰
饒氏曰：周三過其門，稷是推說。○新安陳氏曰：賢其
用世而憂
民之憂

顏嘗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新安陳氏曰：賢其
避世而樂己之樂。

季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慶源

輔氏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存言之也。救
民者，修己之驗。修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

○蒙引：吾本文以是言而
樂註曰：其心一而已矣。若
承上文聖賢之道言也，心
即道之所從出也。

○有是心，天下皆歸之。夫吾自豈能盡見，吾足豈能遍履，設有二溺者，飢者此中便成，然不自安，所以然者，
之有溺者，由我未能治水，未教稼穡致也。○有是道，字俱著精神。
○夏九能，子曰：已溺之也，已飢之也。全在責任上說，所以旗子不得，而困苦止，以心言，則聖賢更無所憂。

有是本則
有是驗。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

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
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
之中。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時中
之中。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

居禹稷之位，則亦能憂禹
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
自任顏子居陋巷，故曰地。亦能憂禹

稷之憂也慶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如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修己皆吾大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禮文云紱冠卷也纓冠系也禮書曰二組屬于紱纓而下結之謂纓纓之垂者謂之紱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與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

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程子曰君

子而時中者二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為遠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

○禮文云紱冠卷也纓冠系也禮書曰二組屬于紱纓而下結之謂纓纓之垂者謂之紱

之闢。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闢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不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所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殊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謂萬殊一本五道一以貫之也。又曰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為達道也。皆時中也。

○匡章事見自春秋戰國策齊人主使將擊魯有匡章。又據魏惠王用惠施及匡章伐魏之皆將五都之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孝馬齊曰曰匡章文曰章字者蓋匡是姓而利是字。章字猶仲子之類謂之匡章猶云顏淵耳皆去子字。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家引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

垂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家引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家引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妻子

○家引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

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夫聲狠懇反

○家引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新矣陳氏曰五不孝之原從輕漸說至重

○家引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

夫章子于父責善而不相遇也雙峰錄

○家引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氏曰章

○家引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

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說子父責善是言

○家引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

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沒言

○家引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

是善可原到得罪後又知目責所以五子不過備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則害天性之恩也。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曰矣。天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

言它人是也。故云。必非反又必正及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陳氏曰：此屬字，即末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但為身不

○廉子曰：言子如是如此，耳。身實有不孝處，曰矣。語詞。
○存疑云：是則章子曰矣。是指上文而言，此乃章子之所為也。曰矣，無他之辭。

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其心以為

不知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去聲而

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

蔽於己。至仁則不忍苛責於人。○新安陳氏曰：不狗象，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

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朱子曰：孟子之於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見，是自然便至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哉？孟下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于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

五以號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
不絕之則又欲盡雪其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
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
公至仁之心矣○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
善取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取安於妻子
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
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饒峰
饒氏曰章資質自姪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
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他回父之意未必止于此
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
人所謂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
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
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
不相遇則賊恩而將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
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成規幾諫之章內則與幾
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辦事警暇能致底豫特患不

○家引云左右曰待先生
如此其忠且敬也此門人
私議之詞非對曾子言也
○沈猶行武城人曾子門
人也一日泰山人國名紀
云古附庸之後
○仁山全氏曰沈猶行曾
人蓋魯國有沈猶氏也
○奇編旁訓云負荷或作

能如舜理若章之出處房子非徒自必為章已亦將
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友焉其執拘亦可想矣章
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
向之於後惟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為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
子及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言以
為民望寇退則及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身本氏或作身魯國俱不為厥或作未新之人作亂則又擊矣說者只以負劍二字還之小為深

揚文奎云按趙註云將有作亂者曰負劍來攻沈猶氏此以負劍為人名也孫既知云往自有冠賊自負其劍而來攻沈猶氏三說不同今注蓋用趙注也然都未有據或云即宣公六年子負處或云乃接新者作亂俱不足據

○家引云子思臣也微也臣守對師守言微守對父元年言又云師之也末也於父兄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劍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孟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止於衛

季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竟也子思臣也微

又云師之也末也於父兄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慶源轉

死難之事然寇至去聲其事不同者所處去聲之地不同也

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

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

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

應之若權衡之稱去聲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預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黨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黨預而預乃勇於

○存疑云：堯舜與人同，只是同此形。同此性也。但堯舜能盡其性而踐其形，與天始異耳。
○戰國策謂宣王伐魏，備千動之。

○譚述曰：上節是即齊人可羞之行，下節是例言求利者之可羞。
○薛西原曰：分糶之事，人皆樂之，而不為分糶之心，則學者或有之，而未察無是事未足言也。無是心則善矣。

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適，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特中一而已。

○儲子曰：王使人聘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聘古覲反。

儲子，齊人也。聘，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新安陳氏曰：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一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

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本善，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沮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說，與入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儲子再商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間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

○何善則謂乞為餘也此
說好

○通義宜地張氏曰集註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
也今按齊人有妻妾而處
室以下孟子所述之事也
由君子觀之以下孟子斷
之之辭也疑孟子曰字當
置於斷辭之首下捐論語
言孟子與子比老而以孔
子曰斷之也

者之其餘不定又觀而之他此其為厭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
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矯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
竟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通考吳氏程曰因備子
有闕夫子之語遂發闕
良人一段言小人陰為陽揜則可矚君子
言行如一何矚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良人夫也
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
播豕也顧望也訕怨詈力智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任山金氏曰所以二字指其求乞之態與左播何異公著小乞求富貴利達者乞乞其態度亦可
者也

○通義吳氏程曰其妻止希矣作一乞也字讀
○原謂曰南軒張氏謂孟
子在齊適見此事云愚意
或是孟子口頭故事亦不
可知聞我太祖有詩云乞
子何曾有兩妻且僕那得
許多難當時自有周天子
何必諄諄說魏齊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恥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
求之而以矚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南軒張氏
曰意孟子

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
矚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矚
也妻妾知其可矚而已不知為欲所蔽故取○劬齋
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然流俗所

務爲卑諂無所不至，撻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窮感志，氣繭然。於不勝其小，既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嗟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糶，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鍼砭也。

學集註大全卷之八終

